

山西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內部資料 注意保存)



11.37-414

5068

一九八四年六月廿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一九六五年·太原

目 录

閻錫山联合张冯倒曹吴和联吴倒冯	梁航标 (1)
太原解放前夕閻錫山逃到南京广州的 反动活动片断	席尚谦 (17)
閻錫山剋扣军队卫生经费的事实	揭雨霖 (25)
閻 军 在陕北和管西对红军作战资料	陈长捷 (31)
閻錫山进攻陕北及阻止红军东征	楊耀芳 (44)
閻 军 二〇一旅参加阻止红军东渡的 几点回忆	賈宜宗 (53)
閻錫山“三自传訓”暴行短稿四篇	
我亲身经历的“三自传訓”	权衡北 (58)
汾阳的“三自传訓”	郭威正 (61)
我在汾阳“三自传訓”中亲見的几件惨案	张雅賓 (66)
赵俊义在寿阳残杀人民的情况	仝佩生 (68)
山西省文献委员会记略	焦阳平 (71)
山西文献委员会沿革纪要	关民权 (76)
山西省旧档案的烧毁	于尊光 (89)

我所知道的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室	孙凤翔 (92)
日军统治大同纪略	徐增群采写 (115)
日军侵占长治时期的罪行	王采庵采写 (124)
日伪时期的山西省政府财政厅	游介忱 (130)
日伪山西省合作社联合会前后	侯亮亭 (137)
日伪时期的山西筹赈会	李应生 (146)
临汾伪“晋南晨报”创刊和结局	超 瀚 (149)
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	聂昌麟 (157)
汾阳崑崙火柴公司简史	武子钧 (176)
介休恶霸地主晋大庸	王润瑜等采写 (183)
万荣县北牛池“翰林院”	赵一白等采写 (193)
晋城“神南庙”	张树屏 (200)
对“山西反省院简况”一文的几点 补充	李志敏 (208)

閻錫山联合張馮倒曹吳和联吳倒馮

梁 航 标

閻錫山始而臣事袁世凱，既而依附段祺瑞。当袁段二人未敗之时，閻在山西的政权，比較穩定。及至 1920 年直皖战争后，北洋政府又轉为直奉两派所支配。这时候閻錫山以两面手法，周旋于两派之間，維持其統治。1922 年直奉发生战事，結果直胜而奉敗。張作霖出关后，曹錕賄选为总统。于是直系对閻錫山就逐漸施以压力，要求閻錫山协助軍餉，一而再、再而三，誅求无厌。而曹氏兄弟曹錕、曹銳等，更是驕橫万状，今日說情，明日荐人，使閻几乎无法应付。就在这种情况下，閻为維持其統治山西的地位，乃与各派系軍閥翻云复雨，出尔反尔，极尽反复无常的能事。茲将我亲身经历及所見所聞各事，就記憶所及，如实記錄于次：

一、張馮閻密謀倒曹吳

1924 年九月間，閻派我赴京，随田应璜办事。田是前清举人，山西的名士之一，民初被选为参議院議員，他和各方面，如奉、直、皖，都有接触。閻对他頗敬重，特聘为高等顧問，代表閻駐京办事。我到京后，第二次直奉战争已在山海关附近揭开序幕。田对我說，你和新聞界有联系，希望你注意采访前线的新聞。当时我是晋阳日报的經理，晋阳日报和北京几家通

訊社有往来，其中包括日本人的电通社。日本人对京山綫的消息非常灵通，他們随时可以和山海关通电话。所以我經常到东单三条电通社接头，前綫一有变化，就告田。同时我以隐語拍发新聞电，晋阳报館接到后，遵照我的指示，摘要抄送閩的密电室。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田則不大出門，有时到检閱使署跑一趟。当时陸軍检閱使馮玉祥早已率队出发，他的任务是：出古北口經热河側击奉軍，最后会师沈阳（这是馮出发时公开发表的）。馮既出京，田常到检閱使署，做什么，与何人接头？我感到奇怪！

吳佩孚剛愎自用，直皖战争，竟能以寡胜众，第一次直奉战争，又能战胜奉軍。現在挾曹氏政府之势，明令討伐，前后发表若干路司令，軍隊之多，軍容之盛，均非前两役所能比。所以吳認為会师沈阳，不成問題。他决定坐鎮京畿，統籌前后方，不准备上前綫。不料奉軍此次作战，异常坚强，前方屡次告急求援，他不得已，将預备队分批开赴前綫，仍不能扭转局势。当时爭夺最激烈之处，莫过于九門口和石門寨，如有丢失，則山海关大受威胁。在此千鈞一发之际，吳不得不率其卫队秘密出发。临行时要求中外記者为他保密三天，俟前綫好轉，再发表他赴前綫的消息。

吳到前綫后，战局才稍趋稳定。这时我得到一个不寻常的消息：北京偵緝队洪队长告我說：“馮玉祥借口山路难行，士兵鞋袜尽破，要求补充鞋袜。但据我的隊員报告，馮軍始終在口（古北口）內，并未出去。”我得此消息后，迅即告田和电通社，电通社对此极重視，而田則毫无表示。过了几日（我記得是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在旅店尚未起床，洪队长來說：

“快起！快起！已經发生事变，詳情尚不明。”我起床出門一看，凡是較大胡同，都有軍隊站崗，士兵袖章上有“不怕死，不愛錢，誓死救國”十個字。我急詢電通社，乃知馮玉祥得到留守軍隊孫岳旅的贊助，班師回京。一夜之間，已將政府接收完畢，曹總統已被囚起來了。我馬上去田寓報告。不料田已先我而知，喜形于色地告我閻張馮勾結經過。并說：“事情虽已實現，但尚有問題，在豫鄂兩省，直系尚有不少的軍隊，它若開几師人强行北上，我們（指閻軍）在石家莊能否堵住，确是問題。此次奉軍以存亡关系，誓死作战，把吳佩孚吸引到前綫，但前綫直系軍隊，不下數十萬人，吳仍能率領一部分軍隊回師反扑，所以現在尚不能乐观。你近来工作做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我聞言，如梦初醒，原来是張馮閻秘密結合，共同倒吳。

兩日之后，吳佩孚率隊抵津。于是人心惶惶，惟恐近畿发生战事。而直系人士尤其是賄選議員，則表示庆幸。并謂馮只有一師一混成團，加上孫岳一旅，合計不过兩万余人。吳在前方遭此事变，真是义憤填胸，灭馮就在目前。誰知軍閥所豢养的軍隊，只能一鼓作气，再竭三衰。直軍到楊村后，与馮軍稍一接触，就敗退下来，再也无法收拾。吳佩孚乃决定下野，豫鄂兩省当然无必要再出兵了。因此，山西軍進占石家莊，未发生任何战事。

此次張馮閻秘密策划倒吳，國人知其内幕者少。有人說，馮玉祥囚禁曹錕，搞垮吳佩孚，是忘恩負义。也有人說，馮此舉完全是張作霖以四百万現金造成的。但据内幕人士談，这当中日本人的关系不小，因为亲日的皖系失敗后，依靠英美的直

系掌握了政权，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已经受了影响，若再坐视，奉军彻底失败，则日本在华的权益，更要遭到重大损失。以上所述，是当时的一种私下传说。

二、閻錫山联吳倒馮

吳佩孚失败后，閻感到自己的兵力太单薄，于是积极扩军。将四个旅改編为十二个旅。此时馮玉祥收編了直系敗軍，号为国民第一軍，以察綏两区及京畿附近为地盘。并扶植胡景翼为国民第二軍，占領陝西关中及豫西等地。孙岳为国民第三軍，占領河北省。他們爭相收編游勇潰卒。半年之后，国民一、二、三軍扩张到三四十万人。人多餉缺，軍械无着，于是就图謀向山西发展。

1925年夏，我正因父丧在家，忽接赵戴文来电：“現有要事，盼你节哀来省，奉諭特达。”我到省后，閻說要派我到武汉工作，詳情叫我見田应璜自知。我見田后，田告我：“山西被国民軍包围，它們計劃瓜分山西，我們的自卫力量不够，而张作霖連年作战，元气大伤，也不能援助我們。現在只有运动吳佩孚北上，或能解山西的围。但是督办（指閻錫山）和馮玉祥正在联欢之际，不便公开派人前往联系，你在山西資历尚浅，人不注意，所以决定派你前往。”我說：“我人微言輕，恐不能胜此重任。”田說：“大难当前，你不應辞，努力为之可也。”我于是准备一切，刻日首途。到汉口后，方知吳佩孚仍在岳阳兵艦上，汉口只有刘六阶其人，奉派駐汉，代吳筹备一切。我乃將閻錫山的函件交刘，請代轉吳，一有复示，我就往謁。几日之后，刘說，大帥（指吳佩孚）已有复示，他不日来

汉，你不必前往了。

过了几日，說是吳大帥的軍艦明日到漢。我們各方代表和本地士紳，都到碼頭歡迎，不料始終未到。既而才知已在高頭登岸了。原來的安排是吳和他的文職人員由碼頭上岸，再乘汽車赴司令部，其餘武裝士兵到高頭登陸。因為武裝人員經過租界，須得租界當局允許。誰知吳佩孚大不滿意，說違反他的三不主義（不貪污，不納妾，不入租界。），才改由高頭一同上岸。

又過了幾天，我才和吳會面，吳問：“山西情形如何？”我說：“山西已被國民一、二、三軍包圍的水泄不通，兵工廠用的材料，也運不進來。由天津購運感到困難，才改由漢口進行，不料運經河南，又為國民二軍扣留。”吳說：“伯帥（閻錫山）的精神如何？”我說：“去年他誤聽別人的話，不但不制止馮玉祥叛變，反而助長其氣焰，現在國民軍窺伺山西，所以他極為苦悶。”吳又問：“伯帥當前有何計劃？”我說：“他派我來，第一表示他悔過之意，第二懇求大帥不念旧惡，共圖中原，解民倒懸。”吳問：“山西有兵若干？”我答：“十萬。”我又說：“大帥率師北上之日，山西軍隊可以南出隴海，東出太行，打擊國民二三兩軍，然後以全力共擊國民一軍。”最後吳把我介紹給張其銓，叫我和張從長計議。張是吳的秘書長，也是吳佩孚再起的總籌劃人。張其銓字子武，廣西人，博學多才，與國民黨譚延闓是同年，清末他以文人任武職——統領。袁世凱竊國後，他避居上海。袁死後，他回廣西曾做過一任省長。吳佩孚在江南作戰時，張曾以書勸吳反省。吳得書，對張極愛慕，欲羅置左右而無由。直奉戰爭後，有張之

族兄做引繼，張乃去見吳。之後，張其鑾做了吳的幕友，不担任任何官職。馮倒吳後，吳乘兵艦南行。張乃語吳曰：其鑾受大帥知遇，心感無既，報答知遇，今其時矣，請以東山再起之事，責之其鑾。”從此吳對張言听計從，張成了吳的總參謀了。

我和張見面後，稍加周旋，張即和我商定時間，準備從長商談。此後，我不時與張相會，始而有事才去，既而無事也去，不久便成為談友了。如有待決之事，歸而電閱請示。這就是我在那時的工作。至於商談的內容，開始是討論恢復中原，是否需要分兩步進行的問題，即分兩次打擊張馮兩軍。閻錫山的希望，是畢其功於一役，而張其鑾則就三方面的力量來研究，認為不能不講策略。這時，吳佩孚只有寇英杰、劉玉春兩師是吳親手掌握的，另有三師（王為蔚、田維勤、王維城）在魯西、豫東一帶，是由靳雲鶚節制。以此力量對付馮玉祥尚可，而絕不能打垮張作霖。張據有四省地盤，又有龐大的兵工廠，直奉已兩次交鋒，直軍都沒有徹底成功，難道再發動第三次戰爭么？時移勢易，不能蹈此覆轍，更不能同時對付張、馮兩方，因此決定分兩步進行（聽說吳佩孚初時亦主張一氣呵成，後來也同意張的主張）。

至於第一步應對張抑對馮？關係極大，須要慎重決定。就地理位置及敵人強弱論，由湖北出發，北定中原，當然是先河南而後河北，既敗馮軍，再攻奉軍，其勢順。且國民二三兩軍系烏合之眾，不堪一擊，旗开得勝，可以大振軍威，再向京津進軍。但張其鑾的主張，不是這樣。他說大帥雖有此氣魄，而實力不夠，我們要用策略，叫馮先打張，等到張敗而馮疲，我

們再打馮。至于如何使馮打張，就在乎運用了。從此“第一步”“第二步”便成了倒張倒馮的隱語了。閻錫山對此不大合意，他怕馮不打張而轉攻晉。

這時因爭奪地盤和搶占北京政府位置的張馮的矛盾，日深一日。張其鏗乃派親馮的某某（姓名失記），將吳兩去說馮，大意說：“去歲因小人（指曹氏兄弟）之言，發生誤會，致有同室操戈之事，遺憾何似。但這是直系內部的事，不應與敵人相提並論。直系的大敵是奉張。兩次攻伐而未成功，我實恨之。你如能趁勢擊之，我將派軍北上，听你指揮。倘能獲勝，余愿足矣，他非所計也”等語。吳素剛愎，今以此語馮，據云馮頗感動。當即派代表段玉田赴漢，共商一切。

三、樊鍾秀孤軍入山西

不久，我接到電報，說山西發生戰事了，詳情尚不明。原來是樊鍾秀軍侵入山西，樊部原駐紮河北順德以西至太行山一帶。械彈兩缺，軍餉無着，受反閻派續桐溪的慫恿，帶隊入晉。最初據說樊以力量薄弱，不敢冒進。續對樊說：“山西軍之軟弱，我知之甚稔，可謂靜如處女，動亦如處女，一聞槍聲，便會逃跑。去年出兵石莊，未遇敵人，就鬧了多少笑話。張培梅疑神疑鬼，無故殺了兩個團長，以致山西軍界緊張一時。後來閻錫山也不滿意張培梅殺人，張才裝瘋回籍，而晉軍又恢復常態了。拿你南征北戰的經驗，帶隊入晉，我保證你勢如破竹，勝利在握。”又說：“祁、太、平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閻錫山派人去借軍餉，祁縣渠家拆了一堵牆，就取出白銀伍拾萬兩。你如入晉，還愁軍餉無着么？”樊受此誘

惑，乃決定入晉（以上是樊的代表鄧鴻業告我的）。

閻懼怕樊部與國民軍有關係，甚至樊部入晉，是國民軍的先驅。所以一再電漢詢問，但漢口對此一無所聞。樊部由峻極關侵入，很快就將遼縣城包圍起來。這時閻錫山令商震率軍星夜援遼。商部進至遼縣的外圍時，發現樊軍並無攻守部署。簡直是一群器械不全的亂軍，所以很快就把樊軍打垮。

四、張馮衝突、郭松齡倒戈和張吳聯合攻馮

馮派代表段雨田到漢後，張其鎰如何運用其策略，我不詳其內幕。但張作霖、馮玉祥兩方的矛盾，日深一日。至1925年冬，馮、張兩軍，突然開火。張作霖派郭松齡率四個軍擊馮，郭部器械精良，訓練有素。馮軍則多系一年以來收編的雜軍，人數雖多，遠非奉軍之敵。吳佩孚當命靳雲鶚率師由津浦路北上援馮。馮在此危急之際，只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時一般人都如此說），亦以重金賄買郭松齡回師倒戈。張作霖急調大軍撲滅郭松齡，雙方相持不久，郭松齡宣告失敗。

郭松齡倒戈雖然沒有成功，但張作霖損失很大。關內一部奉軍脫離東北，另一部被收編或潰散。關內地盤及政府權益，悉為馮玉祥所得。張憤怒之余，即派大員張景惠等四五人到武漢來見吳佩孚，表示愿弃前嫌，合力倒馮。張致吳信中說：“只要撲滅反復無常叛主賣友之馮玉祥，其它无所企求。將來事定之後，關內之事，請君主之，我不过問。關外之事，由我自為，亦請君勿加干預”等語。張作霖此舉，恰巧在“第二步”將要開始之際，吳佩孚當然極所歡迎。此後，即由張其鎰積極籌劃進攻策略。可是這時因國民軍已無奉軍牽制。閻錫山

感到万分危急，如不能迅速发动“第二步”，則国民軍大可乘机攻占山西。所以他一面与馮玉祥虛与委蛇，一面連电汉口，請吳迅速北伐。吳对張其鑑說：“山西四面被围，万一被国民軍侵占，华北事就麻煩了，須早为注意。”張其鑑問我：“假如国民軍攻晋，你認為山西可以守多久？”我說：“国民一、二、三軍总兵力号为三、四十万，山西仅有几万人，众寡悬殊，不能久守。不过山西地形易守难攻，国民二三兩軍是烏合之众，尚可不慮。劲敌还是馮玉祥的国民第一軍，希望大帅迅速北上。”張說：“你可电告佗帅，很快就可发动，請他准备一切。”果然此話不久就实现了。

1926年春，吳佩孚令寇英杰率所部由鄂入豫，着靳云鶚派豫东軍队向开封进攻，并令刘鎮华由安康經汉中，占关中，出潼关，共同解决岳維峻的国民第二軍。一面令靳云鶚率魯西軍队向保定进发，着晋軍由上党出太行攻順德和由娘子关出石家庄正定，以解决孙岳的国民第三軍。并会知奉軍迅速入关，以威胁馮玉祥的国民第一軍。

各軍发动后，国民二、三兩軍果然不堪一击，不到一月，即基本上被消灭。开封、郑州、順德、保定等城市，相繼占領。惟陝州城高坚固，刘鎮华部始終未能攻下。后由山西派兵一营，携带手榴弹由会兴鎮渡河，潜至城下，先将城上守軍扫清，随即登城作战，仍以手榴弹为武器，将陝州城攻下，因此晋軍声威大振。此时国民第一軍因奉軍入关，腹背受敌，乃退入南口，坚守察綏一带。

五、馮玉祥誘新反吳

馮玉祥率領國民第一軍退守察綏后，吳佩孚首先電令靳云鶚，派員把曹錕迎到保定，恢復自由。然後與晉奉兩方協商攻馮辦法，最後決定奉軍沿京綏綫正面進攻，直軍由靳云鶚率領田維勤、王為蔚、王維城分三路由側面（南口以南地區）進攻，晉軍由雁門關出擊。

進攻方略雖已確定，但直系各將領忙於收編敗軍及游勇潰卒，以擴充其軍隊，竟置進攻任務於不顧。奉軍見直軍如此，亦從事觀望。只有閻錫山焦急萬分，可是獨力難攻，不但不能前進，反而變攻為守。閻屢向吳佩孚告急，吳電靳云鶚催促，靳雖說已令三路速進，而事實上完全是空言搪塞。拖延兩月有餘，毫無進展。正在此時，有人來漢向吳告密，靳另有企圖，前綫發生變化。吳聞言，正要發怒，張其鐸急加解釋說，靳總指揮不會不忠於大帥，此必另有作用，不可見疑。一面囑咐來人，再勿向任何人談及此事，厚給資斧而去。

原來靳云鶚受了馮玉祥的誘惑，決定脫離吳佩孚而自己領導直系。他的將領田維勤、王為蔚、王維城等也都贊成，並竭力慫恿他派人與馮玉祥協商具體辦法。結果，商定事成之後，馮只要山陝兩省，以安置岳維峻和孫岳。直魯豫三省，均由靳安置他的將領。因此，田維勤等各有地盤，皆大歡喜。至於如何脫離吳佩孚由靳自己決定，馮只立於協助地位。一俟吳佩孚下野，即由馮、靳雙方通電改組政府，逼迫奉軍出關。北京政府由靳云鶚之兄靳云鵬（曾任國務總理）組織，馮不過問。

此時，靳云鶚速收編的軍隊約有兵二十餘萬，吳佩孚則僅

掌握寇英杰、刘玉春两师，与靳相較，兵力悬殊，且有馮玉祥助靳，吳佩孚沒有任何办法。所以張其鑑极力否認此事，并极端保密。过了几天，張才以上述情况告我，叫我电告閻錫山，勿为謠言所动。并云此事不难应付，但要绝对保密。直奉两軍迟迟不进，閻本身有种种猜疑，接我的电报后，才知其内幕，然亦无可如何。

六、新云鶚被囚

1926年夏，吳佩孚致电靳云鶚說：“华北逆軍已肅清，總統自由已恢复，馮逆虽仍逍遙法外，但消灭之期不远。我現在急欲晉謁總統以傾积懣，盼代我先行陈明。”靳接电后，不覺喜形于色，因为他对吳的这頂“叛变”帽子，正愁沒法摘掉，吳到保定，那就好办了，所以靳馬上复电促駕。未几，吳对外宣布，他将到保定晉謁總統，順便沿途檢閱軍隊。

張其鑑乃邀請總部人員开会，他說：“大帥再起，首次出巡，风光不妨好点，請大家研究。”于是參謀長蔣雁行、蔣百里（吳任蔣百里為參謀長，而原參謀長蔣雁行亦未开缺）、高級參謀張方严及八大处长等商量后，决定：（1）除两參謀長留守外，其余高級人員及各处长，均隨吳出发；（2）各方代表是否隨行，由本人决定；（3）由刘玉春师长率兵一旅，分乘三列車，負警卫之責；（4）根据以上規模，由副官处筹划，需要火車几列，令京汉路局調集。

从此以后，吳的總部就熱鬧起来了。那时約在五月間，汉口气溫漸高，許多人都愿到北方走走，所以爭取隨吳出发的人頗踊跃。但各方代表不下三、四十人，而隨行的却只有寥寥数

人。因为駐汉代表很复杂，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以代表某某主官的名义，拿上吳佩孚的护照，做販运违禁品（枪弹、烟土）的勾当。此类代表，不唯不向主官領經費，而且对主官尚有所报效。其次，另有一部分代表，本来无真正任务，只不过借此与各方接头，将各方情况电告主官的所謂职业代表。其真正有任务的代表，也就只有几人而已。

一连筹备几日，靳云鶚駐汉办公处处长梅香谷（？），随时将一切情况电告保定，所以汉口的一举一动，靳云鶚完全知道。出发之时，共編了九个列車，有压道車、扈从車、办公車、給养車、警卫車及吳的花車。花車一列，包括車皮三十六輛，前后用了两个機車，一挽一推，真是浩浩蕩蕩，极尽排場的能事（后来到达保定后，听說靳云鶚当时認為这是吳的回光返照）。

車出发后，徐徐前进，速度不大，加以在信阳、郑州、开封、洛阳及順德停車檢閱軍隊，五月三十日吳到了石庄。我的房間，本在吳的花車上，因为閻在石庄候見吳，我須提前到石，向閻报告一切，从順德出发时，我改乘第一列車。我到时，閻住正丰公司，正与田应璜、赵戴文愁眉苦脸的閑談。他一见我，急将我領到里屋，問我怎么样，有无办法？我說：“看情形，定有办法。”閻說：“有什么办法？”我說：“不知道，但是如无办法，此来岂不是自走死路？”正談論間，車站报告，吳的花車将到。于是我和閻一同到車站。及閻吳相見后，我又将張其鑑介紹給閻錫山。他們互相周旋之际，我趁便回到我的房間休息，使他們談話方便些。結果，談了許多話，吳、張並沒有点出題目来。閻回正丰后，很是納悶。既而听說保府有

人來開軍事會議，這就更奇了。晚間又接到通知，說明晨開車赴保。種種情況真使人墮入五里霧中。不管怎樣，不能不上車準備出發。閑則候吳走后，即行回并。不料一延再延，一直候至傍晚才開車，到保定時，已萬家燈火了。車站歡迎的人很多，把我們接至光園總指揮部居住。這就使我更糊塗了，等到夜深人散，我急問張其鏗這是怎麼回事。他才很興奮地告訴我詳情如下：

當花車到石時，張其鏗交站長電報一份，限即刻發交保定靳總指揮。電報說：大帥到石，已與閻伯帥會面。伯帥愿乘此機會，與前方將領一晤，以便協商進攻事宜。大帥說靳總指揮坐鎮保府不便讓他離開，直接指揮作戰的三路將領，可以來石。伯帥對此甚表歡迎，但因軍事關係，急須返并，他希望三將領從速來石。大帥叫我去電商量，可否令他們即刻乘專車來石，盼電示。靳接電后，決定令田維勤等到石，就便察看吳的態度，如有可能，还可相機進言。所以一面復電，一面讓田等即刻出發。

田等未到之前，吳說要開軍事會議，將花車兩側戒備起來。田等一到，由副官處人員將他們領到花車上客廳里，而把他們的馬弁護兵讓到另一列車上。田等上車后，才發覺車上武裝馬弁甚多，情形異常緊張，三人有點害怕。接着吳滿面怒容而出。他們正要行札，吳已開腔說：“你們做的好事！我來了，你們處置吧！”三人聞言，相顧失色，說不出話來。還是田維勤有點辯才，他說：“大帥曾指示我們，在大帥未北上前，叫我們服從靳總指揮，听靳總指揮的話。今天大帥已來，我們要听大帥的話，大帥叫我們做甚，我們就做甚。所有以前

的过錯，愿意接受大帅的处分。”經他如此一說，王为蔚和王維城也相繼訴說，把罪惡都推到靳云鶚身上了。吳說：“既然如此，你們把靳总指揮請來，我們商量个办法。”于是把張其鏗替他們起的電稿，交給他們看，問他們同意不同意，他們当然同意，用他們帶的密電本當場譯發，大意說：大帥精神尚好，只是有些消极，經職等剖腹陳明一切，頗蒙大帥諒解，愿意同总指揮商一办法。請即專車來石，越快越好，職等星夜以待，如何祈電示，云云。靳云鶚為當直系首領冲昏頭腦，接電后，認為黃袍加身，即在目前，復電馬上動身。而劉玉春の兵車，同時由石庄徐徐北進，每到一站，即令站長由電話詢問靳总指揮的專車行至何處？最后劉行至某小站，知道靳的專車离此已不远，劉玉春即令他的軍隊下車散開，准备一切。既而靳車一到，即告以吳大帥派劉師長前來歡迎，劉跟着即帶馬弁上車，一面由他的軍隊，將靳的衛隊車門封鎖。劉乃拿出吳的手諭，着靳交卸总指揮職務。劉叫靳先下令交衛隊的槍，然后挾靳轉乘劉的兵車，繼續前進。到保定后，叫靳下令撤防，凡是重要机关如光園、彈藥庫、兵站等，均由劉的部隊接防。劉頗謹慎，俟天明后，又在重要街道及一般机关，也布了防，才電告吳，事已办竣。所以吳的開車時間，一延再延，即以此故。

以上所述，就是吳佩孚收回兵權，軟禁靳云鶚的經過。第二天保府的气氛大變，紛紛諉过于人，洗刷自己。揭發檢舉的文件，雪片飛來。張其鏗急召集全部官佐，傳達吳的意旨說，此次事變，大帥認為其責任不尽在有关各將領。主要的原因，是他遠在漢口，北方情形复杂，又有人加以誘惑，才几乎鑄成大錯。現在已經矯正，靳总指揮亦正在反省，前事再不提了。